

玄览堂笔记



唐代是诗歌创作极其繁荣的时代,文人几乎没有不写诗的,他们写小说的时候也往往夹些诗进去,假托是故事中人物的大作。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小说里如果没有诗,则作者的诗笔就无从表现,难以获得最佳的露才扬己之效果。

代替小说里的人物写诗,同平时自己写诗很有些不同,这里要切合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和围绕着他的环境、气氛。所以作者单是会写诗还远远不够,他还得有明确的小说文体意识和恰当的艺术处理。不错,中国古代诗歌中早已有所谓“代言体”,即不以自己的口气写而装着代替别人来写的诗,但这同为小说中的人物捉刀仍然很不同,因为在“代言体”诗中代什么人立言由诗人自己决定,因此比较自由,而且所代替的对象又往往是并不需要有多少个性的比较类型化的人,例如男性诗人用思妇的口气写诗之类,抒情主人公只要像个害相思病的妇女就行,在此前提下他代替她怎么说话都可以;到小说里就不同了,这里的人物有特定的身份、具体的个性和设定的情节,要代替这样的人物写诗,不免限制很多,要想获得成功须克服这些困难不可。

可惜有些作者未能注意及此,他们只顾显示自己的诗笔而忘记是在写小说,这有点像是演员不肯进入角色却在那里表现自我。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唐传奇文中的诗歌未能完全贴合“这一个”人物,例如《游仙窟》里男女主人公的诗就是如此;《莺莺传》的作者元稹是大诗人,而他这一名篇中的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柳毅传》的作者李朝威在这一方面高出流俗多多,《柳毅传》中有三首骚体诗,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三首诗是分别代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洞庭君、钱塘君和柳毅来写的。

洞庭君的小女儿龙女遭到她移情别恋的丈夫泾川君次子及其父母的虐待,被迫牧羊,日子很难过;一位经过此地的书生柳毅为之传书,龙女被叔叔钱塘君救回,洞庭君父女得以相聚,于是设宴招待柳毅,表示衷心感谢。席上洞庭君首先“击席而歌”曰——

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  
狐神鼠兮今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  
荷贞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

音节安详,措辞妥当,他虽然强烈谴责他那品性不端的女婿,但并没有说什么狠话,只道是“人各有志”,有些事情实在不容易理解;他更反感的是亲家公泾川君,斥之

弱者，还是强者



大白话

陈世旭

就摆摊算命,赚钱糊口。我只有默然,在心里为他们祝福。

他们一去杳若黄鹤。一年多后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从那个偏远县城寄来的一册国内最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扉页上只有一句话和一个签名——那位中学教师的名字。

杂志中刊发了他的作品。作品引了鲁迅《野草·墓碣文》中的一段话作的“题记”:“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啖人,自啖其身,终以殒颠。”其中人生体验的惨痛,可想而知。很快我就在一张地方报纸上读到他就这部作品写的文章:

……此次生病,实在是宣判了我这一生的死刑……我现在所能有的,一是贫穷,二是疾病,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回顾童年少年时的饥饿,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体质虚弱。读书时所有的,便是自卑、屈辱和被外界形形色色激起的强烈自尊,及自尊遭践踏后的痛苦。毕业后出来工作,又是极度的生活重担,为家庭为社会,让自己的青春时光都在沉重的负荷下度过。等到个人事业刚有点点转机,便又是疾病和因身体的病残而来的对整个一生的绝望。

于是,他“只好退守文学”。

那年夏天,正是我以为他在海南闯荡着、进取着的时候,他却“在海口市中心的大陆三角区,寄身于一个小板摊上,闲时便无聊地翻一本《海明威传》”,“看着身前身后漩涡般的人流和车流,我深深感到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的”,“海明威是个硬汉,写了一大堆硬汉人物,讲了一大堆硬汉的话。我呢,正好相反,一个典型的软汉”。于是他决定返回故乡,回到那个偏远的县城,开始写小说,写与海明威不同的“软汉”小说:“这是一种天命,我想我只能如此。阿Q说:‘我是虫豸,还不行吗?’”

谁能断定,这是软弱还是顽强,是消极还是积极,是怯懦还是抗争?评判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怀有对愤世嫉俗、命乖运蹇者的怨天尤人,有的只是“退守”——将一种事业作为人生的支撑,从而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幸承担下来。在那之后,他的写作便一发不可收,不断地有够分量的作品在够分量的杂志发表出来。我当时在社团主持工作,按照例行的做法,多方筹措了经费,要给他开一个研讨会,以扩大他的社会影响,没想到被坚决拒绝了。他低声但毫不含糊地说,他之所以写作,只是一种精神的漫游,而他已经做到了,这就够了,其他一切都属多余。

我深为之震撼。看着他依旧蓬乱的头发、苍白的面色,我只有默然:这样的人,再乖蹇的命运也是压不垮的;这样的人,不是软汉,而是硬汉。

《易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地势”即是与“天道”对应的“地道”。老子讲“人法道”,就是讲人要效法大地之道。大地之道由《易经》中的《坤》卦做了表述,其卦辞说:“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坤的属性是母马那样的柔顺,顺从的是刚健的天道。然后是“先迷,后得”的例证。两个例证都指向“后”。

甘居后,是“坤”的特有属性;地道的“厚德”,就是甘居天道后面的柔顺品性。所以,坤道之“厚”,也就是君子居后之“后”。在《坤》卦的语境中,“厚德”就是“后德”。

厚德的内涵中有两大属性,一个是“柔”,一个是“不争”。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他又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赞美“柔”,赞美“不争”,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属性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与之抗衡的。这不是弱者的哲学,而是强者的哲学。

“厚德载物”因此又是华夏民族精神另一半重要内涵的表达,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成为另一种优异的品行。

怎样为小说里的人物写诗

顾 农

为“狐神鼠圣”,但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小伙子不像话,责任在他老子。洞庭君谒然有长者之风。歌的后三句以受害者家长的身份向恩人柳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评。古代的婚姻出于家长之命,自己当初看走了眼,这才让女儿所适非人,受这么大的委屈,严于责己的洞庭君深感惭愧。小说的前文写到,当洞庭君刚刚听说女儿遭殃时就已经自责说:“老夫之罪,不诊坚听,坐贻聋聩,使闺窗孺弱,远罹播害。”诗为心声,这里三句朴实的诗句进一步写出了他慈爱谦和、善良持重的君子之风。

龙女的叔叔钱塘君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此君是个火暴性子,豪放得近于粗鲁,先前就曾因为行为过激受到过天帝的处罚;他一听说侄女的不幸遭遇就气炸了肺,立刻“擎青天而飞去”,直奔泾川,对仇家实行报复,伤人六十万,伤稼八百里,吞食无情郎,救回亲侄女。这样一位神中豪侠的诗,自然不能没有他的特色——

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  
腹心辛苦兮泾川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  
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

他这首诗的命意和结构同洞庭君的那首几乎完全一样,但调子很不同。洞庭君从容安详,出之以比兴;而钱塘君则开门见山,直抒其情,言辞粗率。他说当初本不该把好姑娘嫁给那浑小子,那家伙根本没有当丈夫的资格。这话何等干脆,也不管他的老兄乐意不乐意听。接下来他完全不提自己去救龙女的事,只道是小丫头在那边受够了罪,实在可怜。如此立言,大气而得体。最后对柳毅表示感激的话,分量很重,一派好汉的口吻。

与钱塘君之豪放相映成趣的是,柳毅唱的一首洋溢着一股充满正义感的学生气。他给小龙女传书无非是出于真挚的同情,助人为乐,不负重托,并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现在人家如此隆重地来感谢自己,反倒不好意思了,于是这样来回答他们——

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  
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  
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

风流儒雅,文质彬彬,这与他在宴会上“搥退辞谢,俯仰唯唯”的谦谦君子风度完全一致。先前他对龙女的不幸非常同情,现在则为她的得救而深感欢欣;面对主人过于热情的款待,他及时地提出告辞,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一家人难舍的友情。才情清雅,一派书生本色。

唐朝人写诗,多为乐府、古风 and 近体的律、绝,古老的

四言和骚体诗都很少有人从事,所以后来按体编选的唐诗选本大抵不列骚体一目。而李朝威却在这里安排了三首骚体,这显然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确实,在这篇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中,如果用长篇的五言、七言古诗或格律森严

的近体诗,则均与浪漫离奇的故事、瑰丽的水下宫殿以及规格甚高的宴会不那么合拍,这里只有用富于浪漫主义激情的骚体才最为合适。

鲁迅先生说过:“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这种文体的自觉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文中插入诗歌这一端。六朝小说往往情节甚简,更不大有诗夹在其中;唐人小说则既安排曲折有致的情节,又设法调动种种手段来增加其文学性,为人物安排一些诗作也正是其中的一条。

以诗人小说后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至《红楼梦》而达于极致,在曹雪芹笔下,小说里不但有十分精彩的诗词歌赋,连灯谜酒令之类也帮着发挥作用,都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或象征意味,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和审美的愉悦。到现代,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里也颇有绝妙的诗篇。

不过以诗人小说并非直线发展的,其中多有起伏变化。唐人小说中后来有两篇模仿《柳毅传》的,即《灵应传》(《太平广记》卷四九二)和《三卫》(《太平广记》卷三〇〇),都只是仿其故事,没有学到运用诗歌来表现人物的妙处。《灵应传》也写水神家族的故事,女主人公是洞庭君的外孙女、普济王的第九个女儿,男主人公则是来给她帮助的军官郑承符。这篇龙女与凡人交往的故事叙事框架明显模仿《柳毅传》,其中九娘子还特别提到“婆家族望,海内咸知。只如彭鑫、洞庭,皆外祖也……顷者,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卿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水穷鳞,寻毙外祖父之牙齿。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史传俱存,固非谬也”。所谓“史传”正指《柳毅传》。可是正如许多续书一样,续作者的见识与才情皆不够,寄人篱下,食其余沥,艺术上远不能说是成功的。再往后,在《红楼梦》前后,则有一大批小说中诗词过多过滥,作者的叙事本领很一般,却大大地借诗词来卖弄才情,过犹不及,效果亦复不佳。例如《花月痕》就是如此,鲁迅评为“文饰既繁,情致转晦”(《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所谓“文饰”即包括作品中塞进了大量不大相干、不起作用的诗词。

一般而言,在叙事性的作品里,作者应该由所写的对象退居后台,在对象里看不到他。所以不安排诗词便罢,如果安排,应当做到真像是出于小说中人物之手,不仅符合情节发展的逻辑,而且有助于表现人物、传达情致,决不能是哗众取宠吸引读者眼球的手段。否则,将欲益反损,有不如无。

星河

XINGHE



这是竞争的时代。就不用说那些拥有亿万家私的富豪了,屡见报端披露,自杀者的比例之高,有名有姓地列出,直看得你惊心动魄,想象其间不定有着多少比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还要诡异的故事呢!就说牙牙学语的孩子吧,他们总该有浪漫嬉戏的童年吧?然而,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进个好幼儿园比上个好点的小学还要难呢。从大人到小孩,人们日夜挤在路上疲于奔命,焦思苦虑纠结于心,晚上能睡得好吗?我就突然想起了鼾声,对,舒适的鼾声,就是打呼噜!哦,记忆中遥远的潇洒的鼾声啊!

心事重重,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当然不会打呼噜。就是睡眠浅,也难得发出鼾声。靠安眠药硬撑着睡一时半会儿,更是苦不堪言。所以,不论怎么说,打呼噜实在是一件很潇洒的事情。鼾声的诱惑力和刺激性,大概只有睡眠不好的人才感受深深。

那年冬天,在哈尔滨,我与一位姓周的校长同室而眠。睡前,他眯缝着醉眼问我:“怕呼噜不?”我不怕,我也打呼噜。孰知,不过半个时辰,周先生鼾声渐粗渐大,转瞬,若雷鸣矣!次日一早在饭桌上我说起他的呼噜,周先生轻声相答:“没什么水平。”这赵本山式的轻巧一句,差点儿让我喷饭。

这还是一对一,比起黄山之夜的鼾声大联唱,逊色远矣。那年夏天,爬了一天山,到了太平顶。晚间,南北两伙20多个男女挤在一个地下室里过夜。9点钟,钻进湿

潇洒的鼾声

桑永海

腻腻的被子,竟在南方人的扑克声中睡着了。一觉醒来,正是深夜12点。解手以后,再也难入睡。呼噜声、磨牙声、哼哼声、梦呓声、排出气声,交织着叩击你的耳鼓。特别是对床一位南方汉子,更是打呼噜的领衔者,咂嘴吐气,忽而如小号长笛,忽而如炸雷爆响,直如雨前的蛙,底气颇足。更奇怪者,墙角一位女士,其打呼也具南方女子文弱的特征,有如萨克斯,反复嘶鸣不已,尖尖细细,不绝如缕。一男一女,轮番而起,好像有谁在一片鼾声交响中指挥他们的混声合唱!这后半夜,再没得睡。说来也怪,过后唠起来,南方之行数黄山之夜印象最深,为大家谈不尽的话题。

追寻古人,苏东坡打呼噜也是个豪放派。潇洒偶偶,旷达浪漫,在他著名的诗文里,也可略知一二。比如,“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是在江船上痛饮归来;“解鞍倚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是诗人醉卧在月光下溪流上一座无名的小桥。他的弟子黄庭坚说,东坡“性喜酒,然不过四五俞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语言皆有味,真神仙中人!”苏夫人也就只好眼睁睁地忍受着大诗人的鼾声了。

这么说,东坡的鼾声与酒有关,是酒精作用的结果了?究其实,也并不尽然。在“乌台诗案”中,东坡因诗被奸小罗织犯上罪名,关进大牢,生死未卜,还能有酒喝

我与圆霖法师的认识源于1992年林散之艺术馆在江浦求雨山开馆。我从一本书上看到圆霖法师为林散之先生所作的肖像,并有赵朴老之题款。散之先生曾出任过江浦县副县长,常常至狮子岭与圆霖法师切磋书画心得。在圆霖大师给林散之的像上,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题诗曰“其容寂,其颀颀,凄然而似秋,煖然似春”。圆霖法师曾多次画过林老,以此幅最为著名。我亦曾12次为林老造像,每每遥想其神韵而以泥塑之。圆霖法师画林老,我塑林老,我们找到了共同之处,故而也产生了想拜见圆霖法师的意愿。时任江浦县副县长的张继平先生欣然慨允,陪我一同前往。

江浦兜率寺深藏于狮子岭腹地从山密林之中,小小山路,幽远而深僻,需步行方可达于山顶。同行者有人问道:为何不开出一条山路来?据说圆霖法师言称:想来者自会来耳。不求闻达,但求清修。法师能扫除诸相,破一切执,真正令人油然升起敬意。

入得庙中,古朴简约,一派山林之气,庙宇大殿,俨然巍峨端庄,这一切都是法师自己规划图纸,自行领导修建的。自1982年法师被推选为兜率寺住持以后,便全力投入寺庙的修葺复建。寺中一应楹联壁画皆为法师山居期间所自创。自画佛像壁画,自塑弥勒佛像,自书楹联匾额,莫不精妙;并且终日于自己那名为丈室、实则是极为普通的小平房中,画画写字,随缘送人。近代弘一法师就以书法接引大众,他说:“夫耽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也。”所以说,从事佛教书画也是圆霖法师自我修行和与大众结缘的方便法门。

法师的山水画作意趣高古、虚静空灵,皴擦点染之际,老辣苍浑,有黄宾虹新安画派之神髓。墙上的壁画是法师用棉花捆扎在棍子上画成的,线条凝重而古拙,又不容精描细画,所以灵动率意,一任自然。人物画中以其所绘观音菩萨像成就最高,世论与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并美。观音像皆浑圆润融,似有玉色,开相皆面目和善,庄严慈悲,绝无半点脂粉世俗之气。法师参悟人生、心无挂碍、虔心礼佛的宗教情怀跃然于纸面之上、氤氲于笔墨之间。他的书法直取李叔同笔意,一手精醇的弘一体;又与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时相切磋,故能自成面貌。我更喜爱法师的自由体,纵横跌宕之际更见风骨。大师的阿弥陀佛像造型浑朴自在,十分可亲,毫无半点做作和矫饰。真是如实地塑出了自在的佛性。

我后来又多次入山拜见法师,我在南京大学开设的宗教艺术课,强调理论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我曾带领宗教艺术课的硕博生去听法师讲佛学与艺术,法师谆谆叮咛这些年轻学子,喜欢画面的要多画画佛,切不可乱画,念佛成佛,念鬼成鬼。

有一次应一位很有身份的生意人的请求,我约了江浦县的领导和圆霖法师的弟弟,一同上山参访。到得山上,善男信友们早已排成长长的队伍等着法师接见开示,法师的弟弟担心我们久候,便上前与圆霖法师说了县领导和重要人物,但得到的回复是:来的都是施主,众生平等,一视同仁,都请依次排队吧。后来这位老总总有俗务在身,等不及便走了。我恨替他惋惜,感叹其与佛无缘,不过《法华经》上说:当年,世尊在世时,有一位老人,要求跟佛出家。大阿罗汉观察老人在五百世当中,都没有种善因,不能出家。可世尊同意了,告诉弟子们,这位老人在无量劫之前,曾经是一棵樵夫,在山上砍柴,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他,他在惊恐害怕之下,爬到一棵大树上,随口叫了一声“南无佛”啊!一声“南无佛”所种的因,在无量劫后,遇佛而缘熟,终得剃度出家。我想此次他虽未得见圆霖法师,只结了个浅缘,但有发此心来参访,就种下善因,期待来缘吧!

我还曾经携妻子去拜见老法师,圆霖老兄见我夫人慈眉善目,很是高兴,询问后得知她是幼儿园园长,从事幼儿教育,的便说这是积德行善的事情,随即为我夫人画了一幅观音,又取出一幅对联相赠:光明照耀如星月,智慧境界等虚空。它们至今一直悬挂于我家中的客厅内。

还有一次,是我陪同著名华人雕刻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熊秉明先生。熊先生亦八十余龄,为大数学家熊庆来之子,早年负笈留法,学养深厚,雕刻、绘画、书法、诗歌皆通,理论和实践并举。圆霖法师仔细打量熊先生说:你是位很善的人。熊先生天真地笑了,二人可谓一见如故,深觉有缘。圆霖法师当即即为熊先生画了一幅寿者像,神似秉明先生。熊先生也当场画了一张圆霖法师的焦墨速写像。我也助兴画了一张,记录了熊先生拜访圆霖法师的情形。熊先生早于2003年驾鹤西去,逝于巴黎,圆霖法师也于2008年安详示寂,怀想当时以艺会友的特殊因缘,历历宛在,如今艺界、教界皆痛失巨擘之材,怎不令人唏嘘感叹!

我与圆霖法师的交往还有一件颇有趣味的小事。一次,法师为我题字,将我名字中“为山”的“为”字题成了“汾”,旁观之好事者直呼写错了,多加了“彳”,法师从容笑道:有山有水才转得起来。众人释然,我却觉得这是法师给我更为深层的点化。唐百丈怀海禅师有诗云:“放出汾山水牯牛,无人坚执牛鼻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我名为为山,与汾山禅师同音,又属牛,正合了“汾山牛”的公案。圆霖法师一是借题字相赠、书画结缘的时机告诫我要从自心中打开牛鼻绳,放出水牯牛,挣脱一切束缚,明见心灵活泼本性,通脱无碍、自由自在。最终于人生、于艺术上皆达到“高卧横眠得自由”的境地,心性自然合道,万象一如。

20多年来,去过很多寺庙,大多金碧辉煌,独兜率寺保持清静本色,为高僧修行胜地,且香火旺盛,香客朴素虔诚,皆随意供养,一切随缘。圆霖法师以艺术自我修行和传道,并以这种方式影响别人,影响众弟子。

吗?鼾声却是照打不误的。一天夜里,皇上派一个小黄门暗中牢看望东坡,东坡以为又是又进来一个囚犯,没理会,径自呼呼睡去,鼾声如雷,声震囚室。小黄门回报皇上说诗人睡得好极了,呼噜打得真响。帝曰:我知道,苏轼心里没有亏心事啊。当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我们的诗人多么放达。毫不奇怪,出狱不久,虽被贬黄州,谪居乡野,却活得那样诗意,终于唱出了雄视百代的赤壁诗文。那篇名赋的结尾,不是还有这样似信似笔拈来却饮誉古今的记载吗——“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若说鼾声之潇洒,还要算在故乡土道上我亲见的那一幕。那是夏日炎炎的正午,我们一帮小孩子在乡路上玩耍,忽见一辆牛车慢慢滚近前来。老牛踏着沉重的步子,系在脖子上的铃铃也一声声地响着。这车上怎么不见“老板儿”坐着呢?只有那头牛拉着那种朝鲜族式的牛车缓缓地走着。我们好生疑惑。高高的铁轡轱滚到跟前了,原来那车老板儿仰面朝天睡在牛车上呢!他头一颠一摇,呼噜却照打不误。铃声伴着呼噜还有酒气,洒抛在乡路上,我们就围着车“噢噢”地起哄。那车老板硬是不醒,他睡得太死了!大概这老牛也识途,会把主人拉回他们那个茅屋去的……

不论怎么说,一闲对百忙,也是一种福分。写这篇小文之前,忽然想起,我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也变得不再打呼噜了呢?是岁大了睡眠少了的缘故吗?报上常有小广告说,打鼾是一种病,一定要治疗。没听说身边谁去让大夫治一治打呼噜的,睡不好的却越来越多,所以鼾声还是让人怀念的。你看胖大和尚普智深,直喊“口里淡出鸟来”,一日抢得两桶酒喝得烂醉,大闹五台山,长老让侍者扶他到禅床上,他倒下立刻就鼾睡睡着了,多潇洒!

我与圆霖法师的交往

吴为山



文心铸魂